



梭里亚戏剧集

上海文艺出版社

【注】无治·林德·

王向民·王叔英·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60

Georges Soria

Théâtre

本書根據 Les Editeurs Français Réunis, Paris

1954—58 年版本譯出

梭里亞戲劇集

原著者 [法] 乔治·梭里亞

翻譯者 王尙民、王淑英、燕 草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康平路 155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94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7 7/16 字数：141,000

1960 年 7 月第 1 版

196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 册

统一书号：10078·1617

定价：(九) 0.68 元

內 容 提 要

梭里亚是法国当代共产党员作家，本書共收作者三个剧本。

《恐惧》描写美帝国主义残害了罗森堡夫妇以后，一个曾被美国联邦調查局威逼作过假見證的医生，摆脱了恐怖的威胁，起来揭发反动派罪恶的故事。

《作茧自縛》描写物理学教授哈定迷上了个人地位和光荣，一心一意替美帝国主义作核武器的試驗，但結果他以为处在安全地区的妻子竟也受到了原子能的辐射。

《塞島昇客》是描写一个嫁给塞浦路斯人的英国籍女医生，如何由于事实的教训，最后克服了个人爱情至上的看法，投入了反殖民主义的战斗。

出版說明

乔治·梭里亚是法国当代共产党员作家。1956年，他曾应邀来我国参观；1959年，他又率领法国杂技团来我国作过訪問演出。

梭里亚早年曾研究过法律和哲学，也作过記者。他写过不少政論、通訊、报告和特写；他也写詩，有詩集《恐怖时代》《幸福螺》《罗马尼亚进行曲》《美丽泉》等。他最見长的是戏剧創作；剧本的主题大多是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要求民主和保卫和平的，作品的思想性和战斗性很强，語言也生动活潑、簡洁有力。从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三个戏中，便可以明显地看出这些特点。——这三个戏都是描写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觉醒和轉变的：慑于联邦調查局的恐怖威胁而作了假見証的拜尔金斯医生，終于起而揭发反动派謀杀罗森堡夫妇的罪恶阴谋；盲目地替美帝国主义者作核武器試驗的哈定教授，由于搬起磚头打自己的脚的遭遇，受到震动和启发，終于拒絕参加那危害世界和平的罪恶勾当；而嫁给塞浦路斯人的英国籍女医生阿丽西亚，也由于事实的教訓，終于投入了反殖民主义的斗争。三个戏涉及了三个方面，从三个方面道出了一个真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乃是世界人民的共

同敌人，他们对人民所作的种种迫害，归根结蒂，只能促进人民的反抗和革命；同时，这三个戏也给资本主义社会里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出了斗争的方向和道路。

《恐惧》这个剧本，1956年曾由新文艺出版社印过单行本，现在经过校订，也收在这个集子里。

目 次

恐懼	王尙民譯	1
作茧自縛	王璵瑛譯	67
塞島異客	燕 草譯	147

恐 惧

布 景

三幕同一布景。地点：紐約市东区尼卡波卡村^①、耳鼻喉科医生——拜尔金斯大夫寓所中，屋檐下面的阳台上。花园里的摆设：几張帆布安乐椅，一張矮桌子，几把輕便的椅子和帆布躺椅。

舞台前部左边，有一小办公桌，桌上有一盞台灯，两本書，一块玻璃板。

左边，在半幅布景上，是一个整块的大玻璃窗和一扇落地窗，此門开向上面所說的阳台，从窗口可以看見紐約的摩天楼和布鲁克林的吊桥。室内沿窗鑲着絨布，象是一种布面长凳。

台底有一扇門，通着前厅和臥室。

右边前部有一扇門，通向診療室。

靠右牆放着一張小酒桌。

① 尼卡波卡：是最初移居紐約的荷兰人。他們居住在紐約市东区貧民区里，这个区就叫作尼卡波卡村。

人 物

菲利普·拜尔金斯大夫——紐約的一个医生,年四十八岁。

奧莉維亞·拜尔金斯——大夫的女儿,紐約大学的助教,年二十三岁。

鮑波·麦克林——奧莉維亞的未婚夫,科学家,年二十七岁。

唐·巴勃罗·奥尔弟茲牧师——拜尔金斯大夫的内弟,年四十岁。

佛兰克林·麦賀奈——本区的商人,年四十二岁。

蘿絲·艾特琴森——女护士,年二十三岁。

約翰·奥哈拉——联邦調查局的偵探。

艾莉絲·西尔茲——生病的小女孩,年十二岁。

无綫电——两个播音員的声音。

第一幕

第一場

蘿絲一個人，稍后拜尔金斯大夫上。

〔幕启时，人們听到远处紐約街上的声音和一段一段的无綫电广播声从窗口傳來：右邻的收音机播送着布魯斯舞曲，左邻的收音机播送着商店广告。

“高島牌的刮臉刀，
任何牌子比不了，
不用水——不用胡須膏。

諸位先生，
您要害怕您的皮肉刮破了，
請您选用高島牌的刮臉刀。”

蘿絲（倚靠着台底的門框，拿着電話听筒，随着布魯斯舞曲的节奏搖摆着身子）是……是……是……

〔拜尔金斯大夫从右面上。蘿絲改变了声調和表情，并且身子停止搖摆。

是……（她摀住話筒，对大夫說）一号街来電話說二十六号病人不說胡話了，可以在十一点鐘动手术。您同意嗎？

〔拜尔金斯大夫沒有回答，他心不在焉地用毛巾擦着手，向窗口走去，神色恍惚。他戴着一頂白色小帽，穿着一件白色工作服。〕

不行嗎，大夫？

拜尔金斯大夫 行，同意十一点鐘。

蘿絲 （對話筒說）同意十一点鐘。

〔她把活動電話機放到前厅里去——電話綫很长，電話可以移動。回来的時候，她不安地看着大夫。〕

您不舒服嗎？

拜尔金斯大夫 （心不在焉地）是呀，是呀，……不……昨晚整夜失眠，好难受。

〔他發現自己拿着一塊毛巾，不知如何是好。〕

蘿絲 （关切地）您要喝一杯咖啡嗎？

〔沉默。〕

要一片阿斯匹靈嗎？

拜尔金斯大夫 （清醒過來）可是，蘿絲，做大夫的是我呀！（他微笑着把毛巾扔給她）

蘿絲 （手捂着嘴）噢！……对不起！

拜尔金斯大夫 （改換口氣）還有幾位病人？

蘿絲 沒有了。噢！對了，還有那個小艾莉絲。您知道她的，就是小西爾茲。她不愿意進來，在隔壁等着哩。今天她的臉色白得难看。

拜尔金斯大夫 叫她進來，蘿絲。

蘿絲 大夫，我想問您……

拜尔金斯大夫 什么事？

蘿絲 我想問您……我今天能不能早一点走？

拜尔金斯大夫 早一点走？为什么？

蘿絲 大夫，您知道今天下午有一場比賽……

拜尔金斯大夫 啊！对了……什么比賽呢？（他竭力表示对談話感到兴趣）

蘿絲 您是知道的，大夫，这是本季度最大的一場棒球賽，“虎队”对“揚克队”的复赛。

拜尔金斯大夫 为了棒球賽你什么都可以牺牲的吧，蘿絲？……好吧，你可以早走。在你看来，哪一队会赢？

蘿絲（高兴地）“虎队”！您想，我的强尼是这一队的击手！他們不定会把“揚克队”打成什么样子呢！

拜尔金斯大夫 啊！是呀……

蘿絲（走出去时）您瞧着吧！大夫，謝謝您。

拜尔金斯大夫（向診療室走去）“虎队”，当然罗！我剛才想什么来着？（他微笑着，神色仍是心不在焉）

〔蘿絲推着艾莉絲上。〕

第二場

拜尔金斯大夫，蘿絲，艾莉絲·西尔茲。

拜尔金斯大夫 喂，艾莉絲……

〔小女孩不愿进診療室。〕

別瞪着眼睛瞧啦！

蘿絲 她不愿意进来；她害怕鉗子。

拜尔金斯大夫 没有关系，我就在这儿给她瞧吧。蘿絲，给我把要用的东西拿过来。（他把小孩放在他的双膝上）你不是又病了吧！这可不象話！

艾莉絲 我没有病，先生。

蘿絲 （在診療室里說）她已經給我这样說过三遍了。是她母亲把她送来的。

拜尔金斯大夫 今天早上，哪儿不舒服了，耳朵呢，还是喉咙？

艾莉絲 耳朵。螫得疼……没有什么……我是为了讓媽媽高兴才来的。

（蘿絲拿来一个額上戴的反光鏡，一个豆莢形的盘子，几块毛巾，一点棉花，等等。

拜尔金斯大夫 哪儿螫得疼？……（他戴正反光鏡）

艾莉絲 这儿。（她指右耳，然后，滑稽地）螫得疼……只有一点点儿。

拜尔金斯大夫 （一面診斷着）腿不要摆动……我只把这个坏小耳膜瞧一眼就行了。

艾莉絲 哎哟！哎哟！

蘿絲 （逗小女孩）啊！瞧瞧！……我剛才真以为你不疼呢？

艾莉絲 （看着蘿絲）不疼，我不疼！

拜尔金斯大夫 （微笑着）你不疼，为什么叫喚呢？

艾莉絲 （滑稽地）因为我有一点点疼。哎哟！哎哟！

蘿絲 那你为什么象小山羊似的乱跳呢？

艾莉絲 噢！你才象哪！（她向蘿絲作了个鬼臉）

蘿絲 我知道她是怎麼回事，……她想待會兒去看球賽去。她想看看“揚克隊”要輸成什麼樣子！嗯！艾莉絲！

艾莉絲 噢！先生，我能去嗎？您要是答應了，媽媽就會答應的……您知道，上一次就是因為耳炎……

拜爾金斯大夫 等到有一天，換耳膜就象近視眼換眼鏡一樣容易的時候，你一定會去給聖·巴屈里克^①點蜡烛感謝他的，是不是？艾莉絲，（他摘下額上的反光鏡）你必須躺在床上……你早就不該出去。

艾莉絲 躺在床上？可是，球賽呢？

拜爾金斯大夫 抱歉得很，孩子……不能去看球賽……要躺在床上。（他給她一些糖果）拿住吧，這是為了安慰你的。蘿絲，你下去的時候，告訴她媽媽馬上讓她躺到床上，並且告訴她媽媽午飯後給我來個電話。

艾莉絲 那麼，大夫，真的不能去嗎？

〔拜爾金斯搖頭。〕

蘿絲 艾莉絲，你可以從電視里看這場球賽。

艾莉絲 （賭氣地）電視，電視，那是哄小孩的玩藝兒！再見，先生。（她和蘿絲下）

拜爾金斯大夫 （心不在焉地）再見，艾莉絲。乖乖兒的。（他歡笑着）

〔蘿絲回來。〕

① 聖·巴屈里克是愛爾蘭的守護神。

第三場

拜尔金斯大夫，蘿絲。

蘿絲 严重嗎？大夫。（她向診療室走去）

拜尔金斯大夫 恐怕很难避免动手术……病情很严重。

〔蘿絲从診療室回来，拿着一迭病历单，寻找病孩子的那張。大夫向蘿絲口授病情診斷。

乳突炎……

蘿絲 可怜的孩子！（她找到了孩子的病历单，背靠着右边的門上記录着）

拜尔金斯大夫 强剂的土霉素，每日服八片。

蘿絲 一号街的手术……您的手术箱几点鐘要，大夫？

拜尔金斯大夫 十点三刻左右，時間足够。

蘿絲 是脑化膿嗎？

拜尔金斯大夫 这个手术很麻煩。可能会致命的。

蘿絲 我要是病人的話，我真不太放心！

拜尔金斯大夫 （諷刺地）謝謝你对我的信任！

蘿絲 （手捂着嘴）噢！对不起！

〔在整个这一場中，一陣陣爵士乐声，不断从外面傳來。

拜尔金斯大夫 （看看表）喂，十点一刻啦……請你把我要为
《医学杂志》修改的那篇文章的校样递給我……就在办公
桌上。（他指着診療室）

蘿絲（关切地看着大夫）您真不要一片药片吗？（她把校样递给大夫）

拜尔金斯大夫（生气地）不要，真不要！（他坐下来校稿）

蘿絲 可是这儿热得难受……您会头晕的。

〔她打开窗子。方才隐隐约约可以听到的无线电广播声现在大响起来，好象收音机就在房间里似的。〕

无线电声（美国播音员的扬扬得意的音调）

……巨大的暖流从墨西哥湾侵袭到东海岸。预计温度在中午以前将上升华氏十五度。（换一口气）

……获得全国棒球冠军的“扬基队”对“虎队”的比赛将于今天下午两点在“扬基运动场”举行。

〔蘿絲发生兴趣，走到前厅，打开自己的收音机。〕

这场比赛可能是有决定意义的。（又换一口气，随后一口气报告下去）

……原子间谍朱理叶斯和伊斯尔·罗森堡……

〔蘿絲穿过舞台把医疗用具放回诊疗室，当收音机报告着以下一部分新闻时，她一直是走来走去安置东西。〕

……已于昨夜在新新监狱执行死刑。朱理叶斯·罗森堡先被执行。

〔拜尔金斯大夫猛然关上窗子，但仍旧可以从开着门的前厅听到下一段广播。〕

朱理叶斯于晚上八点零六分执行，他妻子伊斯尔于晚上八点十六分执行。这是美国历史上因间谍罪被处死的第一批公民。这两个罪犯在受刑前夕庆祝了他们结婚的十